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misty, atmospheric landscape with soft, layered mountains and a hazy sky. Several birds are shown in flight, their forms rendered with light, delicate ink strokes,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and middle portions of the scen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consisting of various shades of grey, blue, and green,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ranquility.

烟雨平生藍天野

藍天野 羅琦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烟雨平生蓝天野

蓝天野 罗琦 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雨平生蓝天野 / 蓝天野, 罗琦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2
ISBN 978-7-108-05160-8

I. ①烟… II. ①蓝… ②罗… III. ①回忆录—
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6375 号

责任编辑 颜 箏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卢 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4.5

字 数 320 千字 图片 170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自序

我曾决意不写两种东西，一是不写回忆录，再一个就是不写所谓艺术创造经验之类的文章。但终究没能坚持住誓言，还是写了这本回顾自己烟雨平生的书。

最早的起因，大约是由于北京人艺要出版一本《生命·舞台》，评介六位老演员，由罗琦撰写关于我的那一篇。在和罗琦谈起舞台生涯时，从记忆中搜寻件件往事，觉得还是颇有兴味。或许就是这时，萌发了要把自己平生梳理一下的想法。

也是巧合？我的好友方杰寄来他的自传体新作《人生复调》，他原也是不想写的，经亲友鼓动，就写了，其中还记述了我们的交往，读来亲切。我平时也喜欢读传记书，那些或传奇或平淡的人生，常让我感叹多样不同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于是，我打定主意，也写一本书。

文笔是我的弱项，就敦请罗琦与我合作。初始，由我口述，罗琦帮助整理成文，我再做些增删改写；也有议论或想到什么，随手写出，再经罗琦和我反复斟酌修改、定稿。全书以第一人称，回顾我自己平生往事，由我和罗琦共同参商合作撰著。

但刚刚动笔，北京人艺又拉我回去演戏。重返舞台，就收不住脚步了，又不断有戏接续。人们说我现在身体好，但毕竟已越耄耋之年，每琢磨一个角色，每导一部戏，心只能放在这一件事上，丝毫不敢他顾。并又在这期间，再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也是劳神费时的事。写书就因此几度中断。2011年开始写，竟在进入2014年才算勉强结稿，这是几年了？

烟雨平生，最珍贵的是收获真情无数。也有坎坷、纠结，想如实记下依稀路程，但是否有不当说，说得不当？真话有时也会伤人！还是自己涵养不够，但我一定不伪谎。回首八十七载岁月，从记忆中捡拾起片片落叶，有过弯路和虚度，也有过充实和自得，或欢愉，或无奈，或悲愤，因成以往，都化作自己心中淡淡的趣事。

但真有必要写这么本书吗？

蓝天野

2014年4月



2005年，在山西晋祠

目 录

自序	1
----------	---

幼年记忆

我的家庭，我的童年	3
大哥杜澎	7
姐姐走了	9
母亲带着我看戏	10
我的读书启蒙	12
老北京的庙会文化	14

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与演剧

三姐从解放区回来了	19
老领导武光同志	22
三姐引领我参加革命	24

阴错阳差的舞台生涯

第一次登台演话剧	36
回顾《青春》——我演“红鼻子”	38
参加演剧二队，开始了以演剧为专业的路	40
十九岁演了段功	43
《大雷雨》·库力金·我	44
第一次在焦菊隐先生指导下演戏	47
在北平艺术馆的经历	51
《大团圆》让我对话剧的整体有了体会	53

撤回解放区——北平解放

撤回解放区，改名蓝天野	61
组建华大文工二团，迎接北平解放	67
重逢	70
参加开国大典的接待工作	75
《民主青年进行曲》	78
在中戏话剧团	80

北京人艺一甲子——舞台演剧生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的第一个戏	93
北京人艺建院之初	95
《北京人》·曾文清	98
《茶馆》——从不熟悉到熟悉的秦二爷	100
《蔡文姬》·董祀	105
不期而遇的角色——《王昭君》·呼韩邪大单于	110
小角色，跑群众	114

回归舞台——《家》·冯乐山·我	117
一甲子，太重了！——《甲子园》里的黄仿吾	125

表演进修和表演教学

“表训班”——意外难得的机遇	135
剧目实习，创造人物	139
《小市民》——尼尔的兴致与纠结	141
《暴风骤雨》——实践中的体会	143
全国来的旁听生	148
苏联专家在北京人艺授课	148
表演教学的兴趣	150
主持北京人艺演员学习班	150
“大班学员”	160
“81班”	161

生活积累，得趣获益

琉璃河水泥厂	169
岗上，老主任吴春山	171
倾情补记	173
越南行	177
青藏高原行	181

专职是舞台导演

转行做话剧导演	191
真就导演了《贵妇还乡》	205
《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是非曲折	210

31年后复排上演	219
1984年,我导演了《家》.....	223
《秦皇父子》怎么了?	230
排《秦皇父子》的缘起	233
选演员的风波	234
舞台美术的默契合作者	243

中国话剧漂洋过海

《茶馆》首赴欧洲三国演出	249
“茶客”还在天上.....	250
交流与探讨	254
有待商榷的问题	257
海外演出之旅的延续	258
1986年,《茶馆》再度出访	258
在温哥华的日子	259
最后一站——新加坡	260

邻里真情——和日本戏剧界的交往

1960年首次接待日本话剧团访华演出	263
在北京的活动	265
在武汉的活动	269
去上海、广州	270
送别	271
1965年两次接待日本戏剧界访华活动	272
接待日本演剧家代表团	272

第二次日本新剧团访华演出	275
“文革”后与杉村春子先生重逢	277
1982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	279
1983年《茶馆》访日演出时的人与事	288
杉村春子先生的毅力	288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	291
伊藤巴子女士	292
小泽明先生	293
我为寻找友谊的人搭桥——兼记“你好会”	295
在东京的其他活动	296
赴京都演出	298
在大阪的活动	299
惬意的五天	300

被“绑架”去拍了影视剧

结缘电影	313
“被绑架去的王爷”——《末代皇帝》我演载沣	315
《封神榜》的姜子牙	319
匆匆参加的《渴望》	331
没引起多少关注的《将军暮年》	334
《板桥轶事》——四天半的郑板桥	337
电影《寡妇十日谈》的是是非非	339
《武夷仙凡界》——二上武夷山	343
偶然的《月落长江》	345
最后一部——《记忆的证明》	347

十年“文革”——种种不同色彩的记忆

“文革”之初，我遭遇的灰色幽默	354
“废除党团组织”	357
我成了重点被冲击对象	359
“开除党籍”——一场黑色幽默	361
运动时紧时松的一段日子	363
演剧队的历史风波	365
农场劳动——难得一段“绿色家园”生活	368
“运动”还在继续	370
变化莫测、反反复复的“运动”	371
“半板儿”戏组、冬日拉练	373
有始无终的《风雪高原》	374
“批林批孔”运动中遭遇“正人君子”	375
“四人帮”垮台了	383
准备复排《蔡文姬》	385

画缘

幼时记趣	389
中学时代对画的兴趣	392
北平艺专——索性学画吧	395
绘画成了业余	400
摆脱不开的兴趣——兼记程十发、张正宇	401
难成藏画家	405
幸遇恩师	406
麟庐师画展和寿庆	416
知恩图报	421

早该认识的黄永玉	423
重逢李翰祥	428
老同学侯一民	431
和范曾的交往	433
美林创造大美	434
美中不足	436
七十载风雨同舟——我和狄辛的生活与合作	
狄辛的演剧经历	459
我和狄辛的合作	474
舍不断的舞台情怀和离休后的生活	476
挚友苏民	481
晚年生活	
离休这件事	491
重拾画笔，举办画展	492
回归戏剧	497
没料到的再一次个人画展	499
我的家乡——幼时离家老大归	509
业余兴趣——“玩物未必丧志”	518
赏石	519
你好，观众	527
后记	539

幼年记忆

我的家庭，我的童年

1927年，我出生在河北省饶阳县，差不多满月时，曾祖父王心印（号恕亭）带着我们全家四代人从冀中老家迁居到了北平。

祖父王明煦，字升中，排行老大。弟兄三人，各有一个儿子。父亲王应奎，字焕宸，是这一辈里的老大。三祖父的儿子我叫三叔，二祖父的儿子我叫四叔，谁是二叔呢？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也许是夭折了？

我们这个大家族，刚迁居北平时是四世同堂，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大哥结婚生子时，曾祖父还健在，就成了五世同堂了。大家族从祖父这一代分了家，但大家住得都不远，曾祖父在三家换着住，更多是住在我们这一支的家里，一段时间内由每家轮流送饭。我的家族有点像巴金笔下的《家》，也有点像曹禺的《北京人》中的家，但既非名门望族，也没有那么多的书香气，只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父系中有一些亲戚，母系的舅舅，两个姨，也都迁居北平，时有来往。

我父亲有两位妻子，我的生母是嫡室，我还有一位庶母。同样是封建大家庭，我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兄弟姐妹都对我的嫡母叫娘，都对庶母叫妈，而很多亲戚家都不是这样。我们这一代共有七个孩子：弟兄四人，姐妹三人。其中，我和姐姐石梅是嫡出。听说原本还有一个大姐，但刚出生就夭折了。

我们兄弟四个的名字都是祖父取的，按照每人的生辰八字，在五行中各取一字——老大五行缺水叫润泉，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杜澎，用的是他生母的姓；老



我六岁时



我的父亲王应奎和我的大哥杜澎（左一），
三姐石梅（中），大约拍于1930年

二缺土叫润坡，1948年到解放区改名杜坡，以后又改回原姓叫王韵坡；我按木叫润森；四弟按火叫润炎，后改名杜池。我们弟兄四个中没有“金”。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人做事，也没有任何人做过官。从家乡搬到北平后，在崇文门花市一个布店有点儿股份，略有积蓄，虽然这股份是整个大家族共有的，分到每一户就没多少了，但总归是个小康之家吧，衣食不愁，都还可以供所有孩子去上学，还能常去听戏，家里还有一个本家的亲戚做厨子。

但到了1937年，在我十岁时，国难家灾几乎同时降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我父亲也突发恶疾故去了。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族，丧事就必须办出个样子来，规格恰当，不这样就会被人说闲话。我记得搭了棚，请和尚念经。那时我还小，对亲人的离世并不